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十卷

○吏文弊倖 中表張元友調，理減年，賞於浙東鹽司。吏以賂不滿欲，實封奏狀，外封貼黃，以「調」為「涓」。亟往易之，度其中必不誤書，特以此一字見邀。昔州郡按酒官醞造違律，不任沽賣，吏受賄，於「任」字上加一點，遂免責罰。豈刻木輩心傳此術，以資弊倖。唐史亦載有書「漬」為「清」者，以是知添改偏傍，有自來矣。

○不置田宅

王晉公祐不置田宅。曰：「子孫當各令自立，何必田宅。置之，徒使爭財為不義耳。」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，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座，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。文正公，其子也。較以田宅所得，孰為少多？非文正之賢，其能成乃父之志？

○春帖子

「翰林書待詔請春詞，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。《皇帝閣》六篇，其一曰：『漠然天造與時新，根著浮流一氣均。萬物不須雕琢巧，正如恭己布深仁。』《皇后閣》五篇，其一曰：『春衣不用蕙蘭薰，領緣無煩刺繡文。曾在蠶宮親織就，方知縷縷盡辛勤。』《夫人閣》四篇，其一曰：『聖主終朝勤萬幾，燕居專事養希夷。千門永晝春岑寂，不用車前插柳枝。』」春、端帖子，不特詠景物為觀美，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，蘇東坡亦然。司馬溫公自著《日錄》，特書此四詩，蓋為玉堂之楷式。自政、宣以後，第形容太平盛事，語言工麗以相誇，殆若唐人宮詞耳。近時楊誠齋廷秀詩，有「玉堂著句轉春風，諸老從前亦寓忠。誰為君子供帖子，丁寧綺語不須工」之句，是亦此意。頃得《玉堂集》，分為八帙。或云李漢老所編者，亦有《皇太子府春、端帖子》。

○响嘶呀

康定二年，劉渙奉使入西羌，招納响嘶呀族部。蕃法，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，資給飲食。渙乃落髮僧衣以行。李復圭云耳。輝得《劉氏西行錄》，乃渙所紀，往返係日以書，甚悉，且多篇詠。雖所至必與蕃僧接，且賴其鄉導。既仗使節，辟官屬，計事宜，結恩信，稱錫餼茶彩，悉用漢官威儀。蜀公《東齋記》、王聖塗《滙水燕談》皆及渙出使事，俱不言祝發。渙字仲章，保塞人。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撤簾還政，後為右正言，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，以工部尚書致仕，元豐元年卒。

○為文三易

「沈隱侯曰：『古儒士為文章，當從三易：易見事，一也；易識事，二也；易讀誦，三也。』」邢子才曰：『沈侯文章，用事不使人覺，若胸臆語。』深以此服之。杜工部作詩，類多故實，不似用事者，是皆得作者之奧。樊宗師為文奧澀，不可讀，亦自名家。才不逮宗師者，固不可效其體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論之至矣。」向傳《景文筆錄》，復得一編名《摘粹》，四十八事，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條，皆互出，前所論文見於《摘粹》。為文奧澀，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，以是知公所修《唐書》，後學其可安議。

○三經義

章子厚在相位。一日，國子長、貳堂白：「《三經義》已鏤板分女行，王荊公《字說》亦合分女行，合取相公鈞旨。」子厚曰：「某所不曉，此事請白右丞。」右丞，蔡元度也。

○捍海堰

熬波之利，特盛於淮東，海陵復居其最。紹興間，歲支鹽三十餘萬席，為錢六七百萬緡。於以佐國用，其利博矣。自增置真州一倉，遂稍損舊數。捍海置堰，肇自李唐。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，疊石外固。厥後剝缺不常，隨即補治。淳熙改元，復圯於潮汐。時待制張公守郡，益加板築，不計工費，唯取堅實。官賞不足，陰以私帑益之，迄今是賴。侍御史李粹伯記其成。輝是年適在鄉里，乃得其實。

○東坡僦宅

東坡云：昔僦宅於眉，一日，二婢熨帛，足陷於地。視之，深數尺，有大甕，覆以烏木板。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，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。其後坡居於岐，欲發地求藏丹，崇德君曰：「使先姑在，必不發也。」乃止。唐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，母鄭早寡，家貧子幼，居東都。因古牆壞，得錢盈船，鄭乃炷香祝之曰：「吾聞無勞而獲者，身之災也。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，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，乃其志也，此不敢取。」命掩而築之。二事實相似，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？然鄭愛幼子景莊，每被黜於場屋，母輒撻景遜。景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，不肯私囑主司。以是論之，鄭母似有損於賢明。

○張思齊詩

無錫鄉士張公尚，字思齊，三舍時為名進士，踏蹬至紹興戊辰，始預特奏名試。待廷對間，夢人語之：「官人往和州請衣。」既覺，叵測。有解之，和州請衣，必是食祿之地。張自念脫或僥倖，亦未應衣賜。及唱名，在末等，補和州助教。始悟，衣者，醫也，為助教設。人勸納救為後圖，張曰：「神告之矣。」乃拜命。因賦四十字以自況：「老未脫場屋，揆才無寸長。九重雖射策，一命不為郎。尚喜衫仍祿，還憐牒是黃。活人何不可，政自有良方。」竟不沾祿而卒。平日詩文皆膾炙人口，求諸鄉人而未獲。先人所著《鬆巒志》亦載此事，首句云：「不信儒冠誤，蹉跎鬢已蒼。」若夫夢兆，則輝近方得之，故今重出。不特補《志》之遺，抑亦正詩之誤。

○不事佛果

吳長文不喜釋氏，父卒，不召僧營佛果。閭巷常與父往還者，各贈二緡。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為尤難。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，薨於官，遺戒不事梵唄，其家恪遵治命。興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，亦以手筆示其子，謂追修無益於逝者。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，必可升濟，初不假薦助冥福，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？長文名，嘗參機政於熙寧。

○縣尉

古治百里之邑，令拊其俗，尉督其奸。故令曰「明府」，尉曰「少府」。唐之名臣，縣尉超遷馴至公卿者，不可以數計。雖陸贄、牛僧孺、裴度、顏真卿、李絳，皆此涂出。今銓法以處試吏者，腰弓揜箭，從事鞍馬，巡警阡陌，餞迎貴宦，斂板揖於路左，類以粗官目之。「判司簿尉不可說，未免樵楚塵埃間」，不特興歎於昌黎公。

○雪醅

醅法，言人人殊，故色、香、味亦不等。醇厚、清勁，復係人之嗜好。泰州雪醅著名，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蟹黃水，蟹黃不堪他用，止可供釀。紹興間，有呼匠輩至都下，用西湖水釀成，頗不逮。有詰之者，雲蟹黃水重，西湖水輕，嘗較以權衡得之。輝向還鄉郡，飲所謂雪醅，亦未見超勝。豈秫米日損、水泉日增而致然耶？抑醅法久失其傳？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，不但泰之雪醅也。

○論蛇虺

韓魏公妻弟崔公孺，持論甚正，公喜與之語。偶泛及差除，公孺忽曰：「豺狼、虎豹、蛇虺，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，蓋恐為人之害也。今監司、郡守，一失選掄，置在要路，其為民害，得不甚於豺狼、虎豹、蛇虺乎？」公默然。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，得不鑿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。

○路岩報應

唐路岩為相，密奏：「應臣下有罪賜死，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，驗其實。」至是，岩死，乃自罹其酷。行刑之處，乃楊

收死所，蓋收為岩所陷者。

○春州

本朝盧公貶朱崖，李符知開封府，言於趙韓王曰：「朱崖雖在海外，而水土無他惡，貶者多生全。春州在內地而近，至者必斃。望追改前命，亦外示寬貸，乃置於必死之地。」趙頷之。月餘，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，上怒未已，令再貶嶺外。趙具述其事，即以符知春州，到郡月餘而卒。天道好還，其速如是。史傳所載，似此不一，姑舉二者以為世戒。

○客舍留題

郵亭客舍，當午炊暮宿，弛擔小留次，觀壁間題字，或得親舊姓字，寫塗路艱辛之狀，篇什有可採者。其筆畫柔弱，語言哀怨，皆好事者戲為婦人女子之作。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：「迢遞投前店，颼颼守破窗。一燈明復暗，顧影不成雙。」後書「女郎張惠卿。」迨回程，和已滿壁。衢、信間驛名多溪，謂其水作三道來，作「彡」字形。鮑娘有詩云：「溪驛舊名多，煙光滿翠嵐。須知今夜好，宿處是江南。」後蔣穎叔和之云：「盡日行荒逕，全家出瘴嵐。鮑娘詩句好，今夜宿江南。」穎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，特北歸讀此句，有當於心？次其韻以志喜耳。輝頃隨侍赴官上饒，舟行至釣台，敬謁祠下，詩板留題，莫知其數。劉武備自柯山赴召，亦記歲月於仰高亭上，末云「侍兒意真代書」。後有人題云：「一入侯門海樣深，謾留名字惱行人。夜來彷彿高唐夢，猶恐行雲意未真。」

○待遇僚屬

近年，上官遇僚屬日益簡倨，縱有從厚者，皆以失體之名歸之。頃黃徽猷為漕江東，嘗對客言：「公廳上論職事，或未免厲辭色。若杯酒間，詎可無和氣以相接？晚會撤俎，有應循廊者，豈有竟夕相陪，笑語從容，昏夜使其偕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？當悉俾就席次登車。」且云：「是亦前輩故事也。」後得一小說：韓黃門持國典藩，觴客，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，晚集則命妓勸飲，盡歡而罷。雖簿尉小官，悉令登車上馬而去。黃所云前輩故事，其謂是耶？

○黃巢姬妾

唐中和四年，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並姬妾，僖宗御大玄樓受之。宣問姬妾：「汝曹皆勳貴子女，世受國恩，何為從賊？」其居首者對曰：「狂賊凶逆，國家以百萬之眾，失守宗祧，播遷巴蜀。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，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？」僖宗不復問，皆戮於市。人爭與之酒，其餘俱悲怖昏醉，居首者獨不飲不泣，至於就刑，神色肅然。劉更生傳《列女》八篇，俱著姓氏，唐史《列女傳》亦然，而獨遺此。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《通鑑》中，則視死如歸、應對不屈之節，卒泯泯而不傳。惜不得其姓氏。

○王緒軍法

時又有大將王緒，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，犯者斬。王潮兄弟獨扶其母，緒責之曰：「軍皆有法，未有無法之軍。汝違吾令而不誅，是無法也。」三子曰：「人皆有母，未有無母之人，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！」緒怒，命斬其母。三子曰：「潮等事母如事將軍，既殺其母，請先母死。」將士共為之請，方舍之，亦以其辭正也。或免或不免，係於一時。未幾，緒為潮所擒。

○柳氏家誡

唐柳氏自公綽以來，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。此常戒其子弟曰：「凡門第高，可畏，不可恃也。立身行己，一事有失，則得罪重於他人，無以見先人於地下，此其所以可畏也。門高則驕心易生，族盛則為人所嫉，懿行實才，人未之信，小有疵類，眾皆指之，此其所以不可恃也。」故膏梁子弟，學宜加勤，行宜加檢，僅得比眾人耳。古今家誡，深切著明，孰逾於此！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。所謂子弟，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。聽之藐藐，則皆是也。姑識此以示兒輩。

○宅凶

「人凶非宅凶」，古有是語。然空閒之廬，久無人跡，亦有可疑者。頃僦數椽茅舍於無錫，其屋雖多變怪，初不以為異。一夕，忽火發於庖屋，煙盈而燄不起，亟升以撲滅，於茅次不得尺許通紅炭。翌日再視其處，了無燒痕。蓋此舊為神祠，初不知也。遂遷他所。後其屋卒歸煨燼。僦居去留固輕，若創建第宅，趣於落成，歲月方隅，或犯所禁，且不付分量，唯務壯麗，不旋踵自速其恤者多矣。「為宰相府頗隘，為奉禮、太祝之居則有餘」，先哲所見乃如此。

○曾魯公更名

紹興初，先人為丹徒簿，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，為同僚，意好甚篤。後曾待浙西帥乾闥，權嘉禾新墾稅，復相邂逅。一日，語先人：「連夕夢有俾更名，雲名更方貴。」曾元名偶有所避，改後名，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。自此參大政，再登宰席。一時僚舊無在者，深有推挽意，而先人故倦游，但欲廟令以俟老。平生往返書尺，束如牛腰，散失殆盡，獨餘許祠祿一帖。曾素善飲，每醉則命徹俎拭案，語客曰：「請卓子吃一服感應丸」。復各舉一大白，方散。輝幼即接待，風味高勝，晉、宋間人也。

○虜程迂迴

至和三年，劉原父使契丹，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，劉云：「跋涉不辭，但山路迂曲，自過長興，卻西北行，六程到柳河，方稍南行。」意甚不快。又云：「聞有直路，自鬆亭關往中京，才十餘程，自柳河才二百餘里。」翰笑曰：「盡如所示。」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，至今迂曲。後范中濟出使，虜道使者由迂路，以示廣遠。范詰之曰：「抵雲中有直道，旬日可至，何乃出此耶？」虜情得，嘿然。緣二公素精地理學，故毋得而欺。輝出疆，過白溝，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，窮日力方到。或問：「今日之程何遠？」答曰：「此中宿食頓，地裡遠近初不定。」蓋亦取夫館舍之便。

○賜章服

嘉祐赦，敕服綠蒞事十五年改緋。光祿卿王端建議：「公卿子弟襁褓得官，未嘗從事，而錫命與年勞者等，何以示勸？請以蒞事日為始。」遂著為令，時以為當。推此類而言，亦有合舉行者。

○黎洞白巾

廣南黎洞，非親喪亦頂白巾，婦人以白布巾纏頭。家有祀事，則以青葉標門，禁往來。人皆文身，男女同浴。故曰：「冒白鄉風舊，標青社酒酣。文身老及幼，川浴女同男。」近有族人自海外歸，詢之，曰：「然」。

○梅苑

紹興庚辰，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輿《梅苑》四百餘闕，輝續以百餘闕。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、芍藥之屬，皆有成詠，何獨於梅闕之？乃彩摛晉、宋暨國朝騷人才士凡為梅賦者，第而錄之，成三十卷。謀於東州王錫老：「詞以苑名矣，詩以史目，可乎？」王曰：「近時安定王德麟詩云：『自古無人作花史，官梅須向紀中書。』蓋已命之矣。」輝復考少陵詩史，專賦梅才二篇，因他泛及者固多。取專賦，略泛及，則所得甚鮮。若並取之，又有疑焉。叩於汝陰李遐年，李曰：「詩史猶國史也，《春秋》之法，褒貶於一字，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，正《春秋》法也。如『巡簷索笑』、『滿枝斷腸』、『健步移遠梅』之句，至今宗之以為故事，其可遐遺？非少陵，則取專賦可也。」後在上饒，《梅苑》為湯平甫借去。湯時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宅，不戒於火，廈屋百間一夕煨燼，尚何有於《梅苑》哉！《梅史》隨亦散佚，雖嘗補亡，而非元本。歲當花開時，未嘗不哦其詩，歌其曲，神交揚州法曹、西湖處士，懷舊編而訴遺恨焉。

○禍延過客

乾道中，群赴郡宴，爾日伎樂甚盛。甲年少，勇於見色。甫就席，乙以服辭，乃命徹樂。勸酬次，甲尤乙曰：「敗一席之歡者，爾也。真所謂『不自殞滅，禍延過客』也！」賓主為之哄堂。五十年前，服親喪，終制不觴客，人亦不敢招致。親舊欲相款，必就寺觀具素饌，仍不置酒。時謂當然，不以為異。

○烽火

沿江烽火台，每日平安，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。每夜平安，即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。緩急、盜賊，不拘時候，日則舉煙，夜則舉火，各三把。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。輝生長江南，足不涉極邊；初未識所謂烽火者。但讀陸務觀放翁記《游梁觀塞上傳烽詩》：「月黑望愈明，雨急滅復見。初疑雲罅星，又似山際電。」亦可想像得彷彿云。